

武汉师范学院社会科学丛书

金圣歎

与七十回本《水浒》研究

张国光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

目 录

前 言 (1)

金圣叹和他评点的《才子书》 (3)

我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金圣叹 (8)

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

——与公盾同志商榷 (30)

两种《水浒》、两个宋江

——论必须完整地理解毛主席和鲁迅对《水

浒》、宋江的评价，兼谈金圣叹批改

《水浒》的贡献 (53)

金圣叹批改《水浒》的贡献 (71)

《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质疑

——与邓广铭、李培浩同志商榷 (91)

去伪存真 由表及里

——关于金圣叹批改《水浒》不得已

而用“保护色”的问题 (110)

“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论《水浒》七十一回本
与七十回本的思想分歧……………(131)

有比较才能鉴别
——金西厢优于王西厢之我见……………(143)
论金圣叹的诗及其反清思想
——《沉吟楼诗选》考评……………(161)

附 录

一九六四年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181)
关于金圣叹批改《水浒》问题的评价……………(186)

前　　言

张国光同志多年来从事史学和文学的研究，对于金圣叹和金批《水浒》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文化大革命前，张国光同志就多次著文评论金圣叹和金批《水浒》，曾引起学术界的注目。《四人邦》粉碎后带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张国光同志在国内报刊上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高度评价金圣叹和金批《水浒》。张国光同志一反传统的观点，直抒己见，他认为金圣叹是我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和启蒙思想家，并不是什么“封建反动文人”；还认为经过金圣叹批改、“腰斩”的《水浒》，改变了它投降主义的内容，强调了“逼上梁山”的革命主题，改造了宋江的形象，使之成为一个既无投降丑史、亦无投降思想的反抗者的形象；至于在金批中的一些咒骂农民起义的话和“腰斩”的《水浒》后面所加的“恶梦尾巴”，他认为是金圣叹为了突破封建文网，不得不搞的“保护色”等等。张国光同志对金圣叹和金批《水浒》的一系列观点进一步引起了学术界的研究和讨论。

为了活跃学术空气，促进教学和科研的开展，贯彻“双百方针”，提倡不同观点和不同流派的自由争鸣，应一些读者的要求，我们将张国光同志先发后表在国内报刊上有关金圣叹和金批《水浒》的文章汇集成册，编辑出版，以供大家研究和讨论的参考。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一九八〇年六月



金圣叹故居内院
(今苏州市海红坊海红小学教师工作室)
苏州博物馆 王水根 摄

清初思想家 刘献廷《题唱经先生象》诗
忽有仙人在别峰，通身香气似芙蓉。
碧天明月一千里，独上瑶台十二重。
——《广阳诗集》

金圣叹和他评点的《才子书》

被郑振铎先生称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的金圣叹（1608——1661），是我国“最有名”的小说戏曲评论家，本名采，字若采。是明苏州长洲县人（故居在今苏州市海红坊）。“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他是一个穷秀才，却常“讽刺试官”，又“好评论奇书小说”，表现了离经叛道的思想，因而被官绅们视为“著书毒天下”的“坏货”。在贫病交迫中度其一生。

金圣叹博学多识，在三十岁时就着手评点六部文学名著，总称为六才子书。正如戏曲家李渔所说，这是“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还企图用它们代替《六经》作为群众课本。他用“圣叹”为笔名，以为孔子叹许的不愿作官的曾点自比，但又公然说：“虽遇圣人，亦何敢多让？”竟要与孔子分庭抗礼。

金圣叹按作者时代先后，列《水浒》于《庄子》、《离骚》、《史记》和杜诗之后，称为《第五才子书》，但他最早着手批改的却是这部小说。原因何在？崇祯后期，政治腐朽，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浪潮日益高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了分化，象王秉贞、徐以显、潘独鳌等举人、秀才都作了张献忠的“谋主”。而金圣叹自负有王佐之才，痛恨“朝廷无人不如高俅”，指斥“纵不可限之虎狼”吃人的明朝，“欲民之不叛，国之不亡，胡可得邪？”为此就选批

“无贤无愚，无不能读”的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以宣传“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道理，目的是使“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

历史上的宋江本是个投降派，故他的“忠义”故事得到了封建艺人的广为传播。近年上海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就说明它的主题是鼓吹投降。在此基础上，又由封建文人，冒充罗贯中之名，并托名施耐庵（实无此人）对它进行加工。因此出现了艺术价值较高的百回繁本《忠义水浒传》。取名忠义水浒，就是显示宋江等人非敢据有山泊，而只是暂居山边水涯，等待招安。到万历后期，住在武昌的李卓吾的门徒麻城人杨定见，才又把它补充为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送到苏州出版。书中歌颂的主人公宋江，是个叛徒、内奸和战犯三合一的反面典型。包括李逵在内的一百零七个头领，也都被丑化成王朝的帮凶和殉葬品。而金圣叹则大胆砍去了此本的后四十九回，硬说这一部分是罗贯中的狗尾续貂，而自己所据的则是贯华堂所藏元末施耐庵的古本，并去掉书名上的“忠义”二字，否认宋江投降了又去打方腊的罪恶史，还运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把宋江所有望招安的言论都解释成“假话”。于是，这个宋江在读者心目中就无愧称为革命领袖了。他还清除了原本中许多反动庸俗的诗词，加工和美化了李逵、武松、鲁达等形象，并把“误走妖魔”作为《楔子》（引子）放在全书回目之前，改以从高俅出场起为第一回，借以证明“乱自上作”。

金批《水浒》版片多至两千余页，是在明朝较为巩固的后方苏州出版的。而明末言论禁锢严密，又有特务横行，为了避文字之祸，金圣叹不得不在书末加上一个“惊恶梦”和

一些反动的序文、批语作为“保护色”，以利于此书的流传。金批中为读者欢迎的是那些揭露黑暗政治、鞭挞封建君相、鼓吹暴力反抗的内容。关于小说典型形象的塑造，结构情节的安排，景物描写与心理描写以及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诸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故出版后“风行海内”，遂成为《水浒》的通行本，而打倒了一切旧本《水浒》，“使世间不知有《水浒》全书者三百年”。天地会就是根据金圣叹的一句话“指天地作父母”命名的，而太平天国、义和团等读的也都是金本。

金圣叹五十岁时完成了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批改，也把它腰斩了，使全剧止于“草桥惊梦”。他说：“何可续？何必续？”这一砍，就使《西厢》由宣扬夫荣妻贵大团圆的庸俗戏剧，变成反封建门第婚姻，并批判科举制的震撼人心的古典悲剧，他还对莺莺、张生、红娘的艺术形象作了加工。又全面改写了原本半通不通的宾白，并加了许多精湛的艺术分析，就使这部戏曲兼可供读者的案头欣赏。金本一出，原本也被淘汰了。三百年来，舞台上演的也都是金本，驰名一时的越剧《西厢记》也系据金本改编而成。

金圣叹评杜诗，也有许多创见。“农务不修，横征日甚”、“普天下遍受淫污！”这些话实际是揭露清统治者的。他的反清思想在这部未完稿中时有流露。他的遗著存目中有《南华经钞》一种，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庄子》的，稿亦不传。《离骚》批，保留下来了半篇序文，其中提出了“忧患著书说”，这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发展。《史记》，他选批了一些序赞，处处突出了原作的人民性。对于《左传》、《国语》、孟子、贾谊、柳宗元、王安石等的散文和唐人七律，

也有不少精彩的评语，通称“金批”。当然，金圣叹也有些迂腐之见，又主观地乱改古书，不免失去“原作的诚实之处”；但若评价批点文学古籍的贡献，却无人能及。在文学史上以个人名字命文体的只有屈赋、杜诗、金批等数种而已。

金圣叹既是一位散文家，也是一位诗人，只是诗稿并未结集，死后六十余年才有人从他外甥那里找到一些诗稿。亦有刺时之作，可惜存者寥寥。

因为金圣叹不满清朝统治，所以在顺治帝新丧，地方官绅哭临大行皇帝时，带头鼓动了“抗粮哭庙”风潮，纠集市民“千百成群”声宣要打贪酷的县官，还在文庙聚众“哭庙”（控诉），遂被定了“震惊先帝之灵”，“串凶党数千人，群聚府学”、“为首鸣钟击鼓，聚众倡乱是实”的罪名，予金圣叹等八人斩刑，家产籍没，妻子充军。其余十人也问斩。金圣叹有绝命词寄族兄金昌云：

鼠肝虫臂久萧疏，
只惜胸前数本书！
且喜唐诗略分解，
庄、骚、马、杜待何如？

表明生死早置度外，只可惜六才子书未成完璧。群众同情金圣叹等十八秀才，特为立祠祀之，怕清朝压制，乃诡称曰“马王庙”。尽管正统文人归庄诋金圣叹“惑人心，坏风俗，乱学术，罪不胜诛”，但金批《水浒》、《西厢》却“几乎家置一编”，成为鼓动人民反抗，提倡恋爱自由的文艺作品。

乾隆朝钦定的《四库全书》不收金圣叹的任何著作，连

存目也不录，并有人斥他为“恶薄轻狂，业经正法之金圣叹”。但清初思想家廖燕吊之云：“读君所著书，恨不相追随！……斯人不可再，知音当俟谁？”脂砚斋对金圣叹就是亦步亦趋。金圣叹总结了长篇小说的写作经验，这对曹雪芹是有着重大的借鉴作用的。《红楼梦》中宝、黛赞美的《西厢》也正是金本。因此郑振铎先生称金圣叹“言论亦极大胆，能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颇有许多可以永传者”，而郭老在六十年代也赞《金批才子书》为“人尽知之，且可永传不朽”之作。

原载《湖北日报》1979年5月27日

我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金圣叹

一、生得清白 死得壮烈

金圣叹原名采，字若采。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这是根据他为嵇永仁的《葭秋堂诗集》作的序文推定的。明亡以后改名人瑞，圣叹是他的别号和评书时用的笔名。

金圣叹是苏州府长洲县人（其故居在今苏州市海红坊小学内）。苏州是一个大城市和文化出版中心，苏州府人烟又最为密集，是在我国资本主义因素萌芽较早的地区。这对金圣叹成为一个通俗文学的评点家和启蒙思想家有重要关系。

金圣叹是县庠生，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廖燕《金圣叹先生传》）。“醉则须眉戟张如蝟毛，或掷铁灯檠于地”（蔡丐因《清代七百名人传》）。由于他个性不羁，所以“少时以诸生为游戏”（王应奎《柳南随笔》），“每遇岁试，或以俚辞入诗文，或于卷尾作小说讥刺试官，辄被黜”（采衡子《虫鸣漫录》）。他又“好批小说，人多薄之。”（《随园诗话》）这样，他一生就没能够考上举人。其父祖也无功名。他自称“身为窭人”，“一生穷到底”。除得点润笔外，主要靠教蒙馆为生；有一子三女，荒年往往乏食。金圣叹常处于贫病交迫的困境，这也就促使他与统治者离心离德而走向人民一边。

金圣叹在二三十岁时就订了一个较大的评书计划，他选了《庄子》《离骚》《史记》和杜诗，加上《水浒》《西厢》

称为六才子书，着手加以评析，希望用这些书代替圣经贤传，作为群众课本。他最早评改的是《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标“贯华堂所藏古本”（贯华是其友韩住堂名），在崇祯十四年（1641）春刻成。当时流行的《水浒》有不同的版本，但书名中均有“忠义”二字，有的甚至单称《忠义传》。它们都是宣扬投降光荣，腐蚀农民起义的。而苏州袁无涯刻的百二十回《忠义水浒》，更是典型的反面教材。金圣叹就以这种本子为底本，大胆砍去了它的后四十九回，又对前文进行评改，从而突出了这部小说的逼上梁山的主题，并去掉书名上的“忠义”标签，把一个投降派宋江改成“人中俊杰”。这样《水浒》才成了人民起义的教科书。三百年来，进步读者的歌颂《水浒》，歌颂宋江，实际都是指金本而言。

金本出版后三年，明朝就被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但是清统治者却利用配有红衣大炮的强悍的满蒙骑兵和投降的明朝官兵，把农民起义绞杀在血泊中并以武力征服了江南。廖燕说：金圣叹“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除朋从言笑外，惟兀坐贯华堂中读书著述为务”。更名，是仿效陶渊明入刘宋的更名为潜。他有咏陶渊明抚孤松图诗云：“不曾误受秦封号，且喜终为晋逸民”。又有咏柳诗说：“陶令门前白酒瓢，亚夫营里血腥刀；春风不管人间事，一例千条与万条！”表示了不与清统治者合作。他批唐诗有云：“深悲国破家亡又不得死之人，诚不知其何以为活耶？”实是自述。又在《西厢记》批中说：“苦遭丧乱，家贫无资”，控诉清兵暴行。他还借评杜诗自誓：“吾守吾道，之死无二，不能学乡里小儿……卤莽苟活，腼颜人世

也！”

金圣叹在五十岁时评刻了《西厢记》，称为第六才子书。他大胆地斩去《惊梦》以后的各折，又修改前文，把这个宣扬大团圆的戏曲，变成了反封建的古典悲剧，使之成为三百年来舞台上广泛演出的脚本（越剧《西厢记》即根据《金西厢》改编的）。他对《水浒》《西厢》作的精采艺术分析，是我国小说、戏曲评论中最珍贵的遗产。他批《史记》、杜诗每每借古讽清，指斥封建暴政。其中且有渴望郑成功、张煌言反清进军胜利的内容。顺治十七年秋他写的《庚子秋感》，就有“乱世黄泉应有路，愁人孤枕总无情”之句。当时清朝正追究“镇江失机”一案，凡所谓“江南衣冠陷贼者”（指响应了郑成功、张煌言的进军的绅士），均“坐反叛，兴大狱”。吴伟业（梅村）也“长虑收者在门。”金圣叹批杜诗说：“露又湿，蛛又丝，可见当时处处不容人入脚”；“但使姓名在人齿颊，即当不保！”又说：“艰难之及，免者几人？”显系指斥时事。由于他“愤时傲世”（丘炜著《菽园赘谈》），对于清统治者早就心怀不满，所以在顺治新丧期间，带头鼓动了一次带有反清性质的“抗粮哭庙”风潮（人称“哭庙案”，实应看作是清初集体屠杀汉族知识分子的一桩惨案）。

顺治死去的哀诏是十八年（1661年）二月初一到苏州的。巡抚以下官员都于次日开始设幕哭临。在这个所谓“人神乏主，妇孺屏息”的“国丧”期间，金圣叹等秀才却组织了多人，写了揭帖，去哭临场所控告“监守自盗”常平仓粮三千石而又严刑逼群众补偿，以致打死乡农的县官，并揭露指使县官贪污的巡抚朱国治。这样就轰动了市民千余，声言

要打县官。朱国治捕去了请愿的秀才五人，金圣叹等遂于次日组织一次哭庙活动以示抗议。通常的秀才哭庙，都是因为考试不公，对孔子木主哭诉。而这次是为了群众利益，与一般哭庙显有不同。当时群情激愤，一听到文庙鸣钟击鼓，就有几千人拥来，显然这是一次示威性的反抗活动，是“秀才造反”。因此，朱国治纠举他们：“当哀诏初临之日，……千百成群，肆行无忌，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又说：县令乃系“朝廷命官”，而他们敢于“声言扛打，目中尚有朝廷乎？”“尤可异者，道府自有公审，乃串凶党数千人，群聚府学，鸣钟击鼓，其意欲何为哉？”竟说这些秀才是要“摇动人心倡乱”。还说：“吴下钱粮拖欠，沿袭旧例，……若不显示大法，窃恐诸邑效尤，有司丧气，催征无心”（《哭庙纪略》）。可见这次事件，有严重的政治性质，而金圣叹既是哭庙的纠集人（吴翌凤《东斋脞语》），又是哭庙文（宣言）的起草者。事前由他参与策划，当场又有他鸣钟击鼓，鼓动群众。据当时会审纪录：“姚刚、丁子伟、金圣叹称鸣钟击鼓。伊等亦说，在于倪用宾家聚会，丁子伟、金圣叹、姚刚为首，鸣钟击鼓，聚众倡乱是实”（《辛丑纪闻》）。此案最后以“御旨”定谳：金圣叹等八人斩刑，家产籍没，妻子充军；其余十人也是斩刑。这十八人连同其他九案“人犯”二百余，都于立秋时被杀于南京。时为顺治十八年（1661年）七月十三日。这是清朝对江南士人的第一次集体屠杀。金圣叹在狱中寄家人数语云：“杀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声辩自己无罪。他有绝命词说：“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司马迁）、杜待何如？”深惜这四部书未批竣（《左传》《董西

厢》亦未评完）。

这是控诉清朝对文化的摧残。金圣叹死后，其独子金雍被永远充军辽阳，住宅入官（所住房为今之海坊小学教师工作室）。金的遗体归葬于五峰山下博士坞（今属吴县藏书公社）。清初思想家廖燕（柴舟）、刘献廷（继庄）两人都去苏州访问过金圣叹的故居。廖燕并写了诗，悼之云：“才高俗人讥，行僻世人嗤，果以罹奇凶，遥闻涕交颐！”表现了对金圣叹之死的深切同情。

由于金圣叹富有创新精神，所以历来被封建正统文人诋为“著书毒天下”的“坏货”。归庄竟“必欲杀之”，甚至在金死后，他还怕“其书尚在”“流毒将未有已”，特作《诛邪鬼》一篇，告诫世人说：“未可以其为鬼而贷之也！”金圣叹的书没有一本收入《四库全书》的。所有官修的文苑传、儒林传、乡贤传也都没有让他厕身其间。乾隆十九年明令禁《水浒》，就诋它是由“恶薄轻狂，业经正法之金圣叹妄加赞美”的“教诱犯法之书”。乾隆以后的禁毁《水浒》《西厢》，实际也都是禁的金本。

但这些禁令，“外间概不遵奉”，我们至今可考见的第五、六才子书的版本尚各有四五十种之多。可见这两部书已是家喻户晓的读物。对于人民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金本《水浒》虽迟至十八世纪始传入日本，彼时李贽评点的《忠义水浒传》，已经被译为日文，并被移植、改编，因而金本不能取得象在国内一样的打倒旧本的胜利。但日本汉学家亦认金本《水浒》为《水浒》之极品。和鲁迅相契的辛岛饶除有专文评价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并介绍其生涯之外，还曾托人访询过金圣叹的墓葬。三十年代金本《水浒》被译

为英文后，外国评家为此拟施耐庵为荷马、为托尔斯泰。赛珍珠且因翻译金本驰名世界文坛获诺贝尔文学奖金。鲁迅有信说：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也就包括有既赞译文又肯定原本之意。但鲁迅对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则是不满的。

二、金圣叹的哲学思想

金圣叹的哲学著作是不少的。他讲《周易》乾坤两卦，即写稿十余万言，还有讲《庄子》《法华经》的专书，只是因为家贫无力自刻，未得问世。他死后，其族兄金昌也无钱为之出版。这些称为“内书”的哲学著作均亡佚不传。现在我们要研究金圣叹的哲学思想，就只有通过他留下来的杂文、语录和已出版的第五、六才子诸书的批语去探索了。这是我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损失。

我们评价金圣叹，当然不否认他思想言论中的封建糟粕。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金圣叹，要想完全超越时代、阶级的局限，摆脱因袭的重担，根本是不可能的。他作为一个穷秀才，也不得不与官府和绅士们周旋。尤其是他的哲学著作，更不可避免地杂有封建的纲常名教的比附，并涂上了念佛谈禅的宗教色彩。而佛教“法”“我”两空的虚无主义和道家的是非两遣，游戏人生的消极思想，也不能不浸染着他。这许多唯心主义的封建的思想糟粕和相对主义的诡辩习气，明显地存在于金圣叹的思想言论中（包括在他的《水浒》批中），这都是应该批判的。

但也应该看到，这些糟粕并不是金圣叹遗产中的主要部分。金圣叹作为一位被遗忘了的或者是尚待发掘的思想家，

他言论中值得肯定的“多少带有革命性民主性的东西”，是占主要成分的。这是因为金圣叹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开始解纽、资本主义有所萌芽的时代。而金圣叹的家乡苏州又是东南文化中心，民歌和其它通俗文学也最为发达。这时西学也已东渐，金圣叹重视格物、见闻甚广；又能刻苦钻研，不拘一家，所以能够兼采众长。更重要的是，他出身破落之家，不屑干谒钻营，生活近乎城市贫民，深感“人生衣食浑难事”，也同情天下更穷似他的人；因而愤斥拜金主义，讥刺狡诈习俗，反对封建暴政，仇视贪官酷吏。在崇祯末年，他面对农民革命暴风雨的来临，目睹朱明政权的摇摇欲坠和人民力量的伟大。这对他的思想也必然要起巨大的影响。从古代歌谣、先秦散文中曲折反映的劳动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民主意识，以柳宗元为代表的进步的思想家的论著，道家的自然观，周易的变动观，印度的极微说，相宗的方法论，禅宗的反宗教仪式、破清规戒律，所谓左派王学的反程朱理学，和某些西洋科学知识以及传统的文艺批评中富有现实主义因素成分，他都有选择、有所汲取，并加以综合发挥，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反宗教迷信反儒学独断的思想家，与贬低禹汤文武、否定君主制存在的必要性，提倡“视民如天”、庶民议政和歌颂农民武装斗争与农民革命政权的宣传家。

金圣叹用辛辣的笔锋，反对极残酷的封建特务统治，揶揄道学，冲击礼教，抨击宗教，大声疾呼，勇往直前。其发聩振聋的作用，远非启蒙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所及，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更是王夫之的前导。这里扼要地评述一下金圣叹在哲学史上的贡献：